

“皇帝的新衣、书生的青衫、公主的霞帔、道姑的拂尘……”一位老者走进慈溪市周巷镇环城东路288号树峰戏具店，穿行于琳琅满目的古代服饰间，恍若置身隔世时空。好在有穿着亮的一个年轻人，向来客介绍各类衣服相应的角色定位，确认那些是舞台上的装扮，陈列在这里待售。嘿，那一件件锦绣衣物，不知将是谁人的心头喜好？

老者望向窗外，街上时有疾驰的轿车、缓慢驶过的三轮电动车，餐饮摊、建材铺、小超市、理发馆等构成当下富有烟火气的城镇生活图景。在街巷里，戏具店的色彩和气质，像一群灰雀突然冒出一只锦鸡。不宽的街面，微缩了世相。这里虽属慈溪地界，但靠近余姚，“生意”没有界域。

戏具店里向人娓娓道来的年轻人，正是店主，姓翁，名树峰，余姚市凤山街道蜀山村人。他选在这里开店，看上的就是可以为慈溪、余姚的戏迷采购戏服提供便利。他说：“实体店销售是业务的一部分，远远近近的社区业余戏曲团队、戏曲发烧友等，会上门来挑选实物直接购买。还有就是以此为依托，在网上面向全国接收订购戏服、道具的单子，然后物流送达。”老者问：“怎么会选择开一家戏具店？”“我是一个戏迷、一个票友、一个剧团的团长。”翁树峰憨厚地笑笑，说：“开戏具店是爱好使然，既可解决自己的剧团演出服装所需，又可在熟悉的行业立足谋生。近几年疫情反复，演出市场很受冲击，剧团演出场次下降，好在戏具店生意尚可，可以贴补剧团。”

翁树峰担任团长的是一个民间职业剧团，叫作“余姚市风云越剧团”，成立于2013年6月，就由他创办。在风云越剧团之前，翁树峰还当过嵊州一家民间职业剧团的团长。1990年出生的翁树峰，已当了13年的剧团团长。也就是说，最初当团长的那年，他才19岁。

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，怎么会与戏曲结缘至深？给“生旦净末丑”当头头是什么滋味？剧团生存如何赢得市场份额？

梦起蜀山 痴迷唱念做打



风云越剧团参加“文化直通车”文化配送演出

翁树峰记得，那是高中一年级，正月，在余姚市凤山街道九里山村的外婆家做客。村里有一个来自象山的剧团正在演出，翁树峰兴致勃勃地去看。有意思的是，村里有人点了越剧《五女拜寿》，剧团的负责人有点为难，演员不足，角色替不上。村里的话事人就说：“你们想想办法，如能演，明年还邀请你们。”这一问两问，与翁树峰对上了。翁树峰说：“你们缺哪一个角色？”剧团管事的说：“二女婿。”翁树峰说：“你看我行不行？”管事的上下打量着说：“你会唱越剧？”翁树峰就亮了两嗓子。管事的说：“你上过台没？”翁树峰说：“还没演过整本戏。可是我不上，估计你找不着”

替补啊。”管事的没辙，说：“那你就吧，酬劳就不付了。”翁树峰着急忙慌地嚷嚷：“快，快，叫化妆的过来，给我扮上。”

这就是翁树峰第一次正式上台演出。他欣喜若狂，有点像文学爱好者在内部刊物上第一次发表习作，不断回味着手写稿以印刷字样出现在版面上的那种陌生和新奇。剧团管事的说：“演得不错，下趟来了还邀你。”翁树峰说：“下趟能给点报酬了吗？”管事的

说：“可以考虑。”翁树峰在外婆家的村庄里一下子红了。

他自然挺享受这份荣光。翁树峰从小就喜欢看戏，与九里山村相隔几里路的蜀山村，是他生长起来的“血地”。村里常有剧团来演戏，才子佳人粉墨登场。爷爷奶奶是戏迷，有戏必看。翁树峰就跟着，耳濡目染，沉浸其中。看得多了，就学那一招一式、一念一唱。爷爷奶奶看戏带着宝贝孙子为的是方便照顾，没想到却带出了一个以此为业的民间职业剧团团长。“天上掉下个林妹妹，似一朵轻云刚出岫……”一听越剧声起，翁树峰就心里发痒浑身发紧。小小年纪，那颗种子发了芽，就是一个演员梦。

在小学、初中时期，有任何戏曲沙龙，翁树峰都热心参与。每天自觉练早功，一板一眼、一腔一调，跟着视频学，凭着记忆磨，自命为预备演员。那时候，盛行QQ交流，他加了许多戏迷QQ群。所谓物以类聚、人以群分，翁树峰给自己找着了觉得舒适的社交环境。初次登台那会儿，管事的之所以能相对“精准”地与他对话，其实就因为他属于“圈子里的”。父母见了，说：“有点课余爱好没什么，可不能耽误学业。”翁树峰说：“学业很重要，看戏也要要紧。越剧是国家瑰宝啊。”

高中毕业，翁树峰投奔嵊州的一家民间职业剧团，负责人叫张亚芹，与他一见如

故。翁树峰拜她为师，就算是正式入了行。于戏曲从业而言，18岁的年纪不算小。但于大多数同龄人而言，仅仅对着戏曲的一腔热忱就走上社会，属于冒险。父母阻拦，甚至抹了眼泪，说：“有多少年轻人喜欢看戏？做这一行长不长久？”翁树峰不管不顾，只说：“我不就是年轻人嘛。戏曲是正经行业，我不偷不抢，就喜欢这一行。”

回忆起刚入行的半年，翁树峰觉得那是初尝在社会上“赚一口饭吃”的苦。他跟着张亚芹到台州乡下演出，整个剧团的演职员被安排在一个旧厂房住宿。半夜，下起了雨，雨水漏下来，正好落在翁树峰的床铺上。他蜷缩着睡，仍被雨水淋到，而且被褥都给润湿了。翁树峰卷起被褥，坐了起来，就这么听着雨声坐了大半夜……

舞台上，没有想象中的名角待遇。舞台上，他只不过是跑龙套的。那些鲜花和掌声，好像在梦里。而湿冷能把睡梦驱散，面对难以栖身的境况，他忍受着疲倦、幽暗和冰冻。他望一望黑洞洞的屋顶，好像听到一个声音：“后悔还来得及，天亮就回余姚。”另一个声音则说：“既来之，则安之。”



风云难测 守望雨过天晴

于依靠什么作为经济来源，有时真不可掌控。”

剧团成员王栋是翁树峰的铁杆伙伴。王栋生于1993年，萧山人，曾经的主业是厨师。2017年正月，余姚市风云越剧团在萧山演出，作为戏曲发烧友的王栋来看戏。之前，翁树峰与王栋就在共同的戏迷QQ群、微信群聊过天，神交已久。在萧山的初次见面，他们竟是无话不谈。形象地说，这是遇上“对”的人了。翁树峰说：“要不，你到我们团来？”王栋一口答应：“好啊。”王栋虽是男儿身，演的却是花旦，那扮相还真有些闭月羞花。他曾有与翁树峰类似的经历，就是第一次上台演戏也是替补越剧《五女拜寿》中的一个角色。王栋说：“好朋友应当共进退。市场前景好时，有福同享。暂时不景气时，也应当有困难一起扛。”这三年多来，王栋的事业依然在余姚，与翁树峰一起料理戏具店的生意。

余姚市公共文化服务有限公司作为开展公共文化配送的机构，关心着全市民间职业剧团的生存和发展，只要条件允许，就为民间职业剧团创造演出机会。

2020年10月，疫情缓解，“庆国庆 圆中秋”余姚市阳光文化惠民戏曲周呈现一场精彩演出，风云越剧团献演《天道正义》；“阳光文化直通车”戏曲专场走进舜晨老年公寓，风云越剧团献演一组精彩的折子戏。余姚市公共文化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甘银宝说：“像翁树峰这样能吃苦、脑筋活的年轻人，如果从事其他行业，可能早已挣得大钱。但他选择了相对清苦的戏曲行当，面临瓶颈期，还在默默坚守，这与其说是爱好使然，不如说是情怀驱动。”

无论美国大片多么火爆，手机里的世界多么精彩，翁树峰相信，只要将出相、锣鼓敲响，总有人会在村庄的舞

台前，有滋有味地等候欣赏。戏，本身就是从田间、村巷里长出来的。翁树峰说，前几年，风云越剧团在余姚四门演出，一个朋友的剧团也在附近村落演出。他本身作为演员擅长小花脸，答应朋友晚上帮忙客串一场。白天在风云越剧团演出，傍晚准备出发去朋友剧团。刚走到台下，见几位老婆婆吃晚饭早早过来候戏。遇到他就很热情地打招呼，问他去哪儿。当听说他要去朋友剧团帮忙，那几位老婆婆急了，说就是因为喜欢他的戏才来，不肯让他走。这时，他感动得落泪。其中一位老婆婆见状，心疼地握住他的手说，既然答应朋友了，就快去吧，明天再来看依演。

翁树峰暗暗下定决心，就为这，也要把剧团带下去、把戏演下去。说不定哪天，某位老婆婆的身后，很可能还跟着一个小朋友，就像当年的他……

(照片除署名外，由受访者提供)

东风传信

记录生活的光……



风云越剧团的“才子佳人”(方其军 摄)



年轻人流连在戏具店 (方其军 摄)

行于阆巷 寻访稻梁知遇

冬天的傍晚，天色昏沉，雪花仿佛随时都会纷纷。翁树峰从蜀山村出发，去三北一带拜访一位“重要的人”——某个村里有一位当过会计、热衷文化活动的老爷子，他能张罗乡亲们过年看什么戏，请哪个剧团演出。翁树峰去找老爷子，已经找了四次，这是第五次。因为条件艰苦，出行就靠搭公交车和步行。这次，因为没搭上一班公交车，翁树峰全程步行，走到一半竟迷了路。于是，一程一程问路，深一脚浅一脚前行。待来到老爷子家，衣衫已经湿透，双腿已经发软。翁树峰心想，这是最后一次与他攀谈春节的演出事宜了。如果还不行，就罢了。他得赶紧另找有演出需求的“金主”，商定演出日期和场次。如果错过了春节演出旺季，收入就大打折扣，剧团生存就有风险。

这是2013年，翁树峰23岁，已是余姚市风云越剧团团长。原先在嵊州那家民间职业剧团，翁树峰在团长岗位上已有4年磨砺。当领导，通常需要德才兼备，队伍不好带，一班能唱戏的女人组成的队伍，更不好带。所谓“三个女人一台戏”，难度可想而知。而且，他在团里年纪最小，能把队伍带得风生水起，大概有赖于他的业务能力，以及处事的心公。2009年下半年，翁树峰初到嵊州，老师张亚

梨园有梦 守艺在人

方其军

“2019年所签原定2020年演出的场次，有的到现在还没了结。”说起近两三年的演出状况，翁树峰颇感苦涩。他们剧团原本在南京、福州、温州等地都有一定市场，而当前在本乡本土演出都不太顺畅，有时前一天约定演出，隔天就因为疫情的变化而不得不取消，更不用说跨地市、跨省域演出了。翁树峰的父母不无忧虑地说：“以前过年过节，讨彩头也好，热闹热闹也好，文化共享也好，许多村庄总会做几场戏，这是约定俗成的。现在，这个习惯被暂缓了，不知环境宽松后是否能恢复。”父母从最初的反对，到后来看到儿子的执着且有成果，渐渐予以支持，有时剧团在余姚演出，还会过来搭把手，做些台前幕后力所能及的事。如今遭遇低谷，他们只能激励儿子对未来抱有信心。不管以后的演出形势怎么样，他们表示，将坚持儿子的坚持。

因为演出周期不稳定，演职员收入得不到保障，余姚市风云越剧团的不少演职员只得暂时另寻“出路”，去超市、企业等兼职谋生。之前辛辛苦苦物色来的艺校生，有的只好转头从事其他工作。但是，翁树峰时常会接到演职员的电话：“翁团长，可以演出了吗？”“一有演出，就告诉我啊，我马上归队。”显然，大家都等着“有召必回”……

剧团里演老生的黄梦鑫，白天在工厂车间流水线做工，晚上还是惦念越剧，在网上开了直播，以“互联网+戏曲”方式与戏迷互动。翁树峰有些伤感，说：“黄梦鑫在团里是老生台柱，像她这样的唱功，如果演出频次得到保证，她靠演出完全可以安身立命。现在因为疫情，无法全身心投入戏曲行当，真是可惜。无奈，养家糊口是每个成年人必须担负的责任，至



翁树峰(左)和亚芹(右)在台上